

W

. Somerset

M

augham

毛姆自传

毛姆 —— 著 赵习群 —— 译

W. Somerset Maugham

Strictly Personal & The Summing Up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was a British playwright,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writer. He was among the most popular writers of his era and reputedly the highest-paid author during the 1930s.

纯属私事+总结 首个中文译本



Strictly Personal &

by *W. Somerset Maugham*

毛姆自传

毛姆——著 赵习群——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姆自传 / (英)毛姆著; 赵习群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068-6382-7

I. ①毛… II. ①毛… ②赵… III. ①毛姆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1874-1965) —自传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0877号

毛姆自传

(英)毛姆著; 赵习群译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安玉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382-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纯属私事 / 001



总结 / 201

纯
属
私
事

我有这样一种观念：在讲述任何事件之前，有必要告诉读者接下来是什么类型的文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下面讲述的不是什么重大事件，而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十五个月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小事。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欧洲强国都被卷入了这场骇人的争斗中，十几个小国已被侵占，而法国也已完全沦陷：这些事件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而将来的历史书上也会重点介绍。生活还得继续。很多人每天照旧一日三餐，该恋爱的恋爱，该结婚的结婚，有些人平静地死去，和战争没什么丝毫关系；但是，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至少是在欧洲，敢说自己的生活没有因为这场临头大祸而产生任何改变；因为，据我所知，身边没有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记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原因是这些小事只对一些具体的人有影响，而与正在发生的战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而我却觉得，记录这些小事不但有用，而且有趣，因为正是它们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下面的讲述纯属私事，换句话说，它们没有什

么重大意义，但是，请大家相信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何其渺小，特别是在这场关系世界未来命运的战争面前。

1939年夏天，我当时正待在家里。我家的房子是一座白色的方形建筑^①，位于费拉海角（Cap Ferrat）^②附近一座小山的旁边。费拉海角把自己的长鼻子勇猛地伸进了位于尼斯（Nice）^③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④之间的地中海里，从我的住处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海景。这房子我已经买了十二年了。当时我厌倦了在世界各地四处漂泊的生活。当初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这座别墅看上去十分丑陋，所有见过的人都认为应该把它拆了，重新盖一座新的。这里有一个荒废多年的花园，还有一些其他空地，这对于里韦艾拉（the Riviera）^⑤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当地房价很高。这座房子建于本世纪初，是一位退休的天主教主教建造的，他工作时大部分时间待在阿尔及利亚，所以建造这所房子时他也是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来设计的。当地建筑风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房子中间一定要有天井。他在房顶上建造了一个摩尔式（Moorish）的圆屋顶，墙上都是马蹄形的窗户，客厅里还有一个摩尔式的拱门。最为不幸的是，

① 这座别墅的名字叫做莫雷斯克别墅（Villa Mauresque），原意是摩尔风格别墅。

② 费拉海角（Cap Ferrat），位于法国东南部，属于阿尔卑斯-滨海省的圣-让-费拉海角市镇。

③ 尼斯（Nice），法国东南部港市，阿尔卑斯-滨海省的首府，是法国第五大城市。

④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公国的一座城市，紧邻法国边境，以赌博业著称。

⑤ 里韦艾拉（the Riviera），这里指法国东南部的蓝色海岸，与意大利的里韦艾拉相连接，包括摩纳哥公国。

他竟然在房子的前部增加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长廊。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都只不过是木板条和灰色泥浆，它们应该被清理干净，只剩下一个质朴的平屋顶房子。

我把它买了下来，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装修了一遍，从里到外粉刷一新。书柜里排列着我的那些藏书，墙上挂着我所喜欢的绘画作品，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搜集来的。我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准备就在自己卧室里那张崭新的床上悄然逝去。有时候，我会双手交叉，然后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死去时会是怎样一副尊容。

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那座面积庞大的废弃花园和四周的山坡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诱惑。我以前从未去过这座花园，所以并不知晓一条普世真理：你所拥有的花园面积越大，你想要的也就会越多；你越是精心照料你的花园，花园里的一切越是会哭着喊着让你去照料。这座花园里有松树、橘树、含羞草和芦荟，还有一丛丛野生的百里香和迷迭香。在法国，园丁的工资很低，一天给他们一两美元就够了，而且，这里的植物丰茂，你只要好好浇水，它们就会止不住地疯长。我种上了夹竹桃和山茶花，还有各种各样能开花的灌木。我还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鳄梨树种在这里。这些树前七年并不结果，但当我准备离开这所房子时，每年大约收获三四百个鳄梨。当时欧洲很多人会千里迢迢赶来参观，因为我是把这种树带来欧洲的第一人。

不过，在这个地区，最费时费力的竟然是草坪，因为这里的草受不了酷热的长夏，所以每年春末就要把这些草挖出来储存，然后

到秋天时再种上。这事不但麻烦,而且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是,每年秋天,看着那些嫩绿的新生命如此的柔弱而炫目,就像看着一个年轻女孩儿那清澈的眼睛,于是,所有的花费在这时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在行车道的两侧都铺上了草坪,一直铺到正门附近。在正门的松树下,我也铺设了一条宽阔的林间草径,一直铺到花园的尽头。在山坡上,我很郑重的栽上几棵橘树。在更高的山坡上,我修建了一座十八世纪风格的游泳池。在佛罗伦萨(Florence)^①时,我偶然发现了一块贝尼尼(Bernini)^②设计的大理石装饰物,现在正好作为进出水口的装饰。在游泳池后面有一个天然的小山洞,太阳光过于毒辣时,人们可以到山洞里乘凉。在山洞的两边,我摆放了两个浅灰色的大瓮,这两个瓮很有可能曾经属于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③。从这里,你可以俯瞰地中海,尼斯就在你视线的右边,而更远处就是艾司太雷尔(the Esterels)的壮丽风景。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房子和花园。小山顶部有一些军事设施,山顶上有个臂板信号机,四周有大炮护卫。就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那段动荡时间里,我被牵扯进了一件有些诡异的事件中。有

① 佛罗伦萨(Florence),意大利中部城市,托斯卡纳地区的首府,历史悠久,被公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② 贝尔尼尼(Bernini, 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和建筑师,巴洛克雕塑风格的创始人。

③ 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社交名媛,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一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才色出众,对法国的政治和艺术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天，我接到消息，说有几位从土伦（Toulon）^①来的海军军官希望与我见面。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依然回复说，我很高兴在他们方便的时候会面。第二天早晨，两辆轿车开了进来，六位中年绅士走进客厅。他们都穿着制服，扣眼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the Legion of Honour）^②的花结标志。其中有三个人下巴上留着小胡子。从他们袖口上的金色镶边来判断，他们的级别很高，其中有一位是海军上将。他们很严肃地坐下来。其中有一位清了清喉咙，开始解释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似乎是想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土地上建造一个炮台，而那块土地正好属于我。看来他们事先预料到我一定会极力反对，因为这位海军上将刚刚说完，就有另外一个人解释说，安置大炮不会对我有任何不良影响，反而会增加我这个庄园的宜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转折显得很可笑），如果战争爆发，看着那尊大炮向意大利战船射击，就像是自家后院发射出去的一样，我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我猜想那位海军上将对自己同伴的这种说法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很快打断说，众所周知，我是法国人民的朋友，而英法的同盟关系坚不可摧，如果我反对这样一个对国家安全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计划，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本不想打断这些绅士们（我一直对穿制服的人有畏惧心理，所以，为了让自己感

① 土伦（Toulon），位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沿岸，是法国重要的军港城市。在二战中，法国南部遭到德军入侵，为了防止港内军舰落入法西斯手中，法国海军在紧急中自毁六十余艘舰船，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一页。

② 荣誉军团勋章（the Legion of Honour），法国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

觉不那么拘谨，我已经在想象中扒掉了他们的制服，给他们换上了连衫裤），可现在我不得不站起来说话了。我说，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因为我很高兴出让任何他们需要的土地，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说完这话，我隐约听到低低的赞许声从六个喉咙里传出来。那位海军上将以及刚才被他打断的那个人（这是一位枪炮专家）都表达了对我爱国热忱的赞许，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失时机地称赞了一下我的英国同胞时常表现出来的抗敌热情。这些来客的举止从最开始的彬彬有礼、严肃认真，顷刻之间变成了热情洋溢；他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其中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军官声音特别突出。他跟旁边的人说，我真是通情达理，就算是本地人也不那么好说话。

然后我们再次转入正题。有一位军官从进门开始就没怎么说过话，这时他站起来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的用词极为讲究。不过，这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他指出，近些年来，里韦艾拉的地价一直在下降，随着战争的爆发，地价还会再次下降，所以，他们想要的那块土地对我来说价值不大，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长这些米宽那些米的那么一点点地方。安装大炮对我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时，六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最后，发言者直截了当地问我：就这么一块儿用处不大、面积极小、价值有限的土地，我打算要多少钱。

“一分钱也不要。”我说。

我顿时看到六个人脸色刷白，流露出惊恐的表情，就算在殊死搏斗的战场上，这种表情也很少见。

“但是您说过，您不反对我们安装大炮。”

“没错儿，我不反对把这块土地出让给国家，而且，免费。”

“我们本来还琢磨出多少钱合适呢。”

“这不难理解。不过，我在法国已经住了很多年了，已经接受了法国人民的不少恩惠，我很难容忍自己为了一点儿国防用地还要收你们的钱。”

众人沉默。尽管他们都在盯着我看，但我注意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目光在扫视在座的每一个人。本来客厅里的气氛非常和缓，现在却明显让人有点儿胆寒。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张嘴说话了：

“当然，感谢您的慷慨行为。”

那位海军上将稍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

“我会马上把您的慷慨行为告诉部长。我们会尽快做出决定，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您。”

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鱼贯而出。我隐约感觉到，尽管他们都是海军，但在此时此刻，他们感觉比在苍茫无际的大海上更加不知所措。两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土伦的正式来信，信中感谢热情接待了那个海军代表团，并且告诉我，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一致决定：不再考虑在我的住宅区内修建炮台。

2

随后，我去伦敦待了几周，直到七月中旬才回到家。我把我侄子也带了过来；我的女儿女婿两周后也赶了过来。不断有朋友赶过来住上几天，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他们的朋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九月下旬。随后，我打算去伦敦待上一个月，然后起身前往印度。我打算在印度过冬。

两年前，我在印度待了一个冬天。当时我发现，在这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东西能刺激我的想象力，我急于重新体验一把那样的感觉。在写东西之前，我必须在脑中储存足量可靠的信息，只有这样，我的头脑才能正常运转。我期待这次去印度能使我将储存在脑海中的海量信息理出一个头绪，然后为只存在于想象中、只有一个模糊轮廓的东西确定一个总体框架。在去印度之前，我没有工作的计划，而是尽情玩耍，以使脑中的各种想法彼此亲密接触，这样，它们才能充分参与到我的小说中。写小说的人都喜欢这种活动，因为它确实让人感觉心情愉悦。这时，我们不用付出劳动，也没有什么责任，

这种轻松美妙以获取创造力的训练让我们心中充满欢喜。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十分具有真实感，这反而使得真实世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我们很难让自己真正严肃地对待这所谓的真实世界，因为我们自己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倾向于一次又一次地拖延时日。而当我们真正拿起笔面对稿纸时，就必须打破这一魔咒，让那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世界迷失在纷繁复杂而又充满喧嚣的真实世界中。我正热切期待着一个让人异常兴奋的夏天。在我游移不定的想象中，这个夏天，我肯定会与很多来访的有趣人物共同度过，尽管我现在还无法知道他们具体都是谁，但他们一定都会热爱生活，既喜欢高谈阔论，插科打诨，又喜欢思考永恒，探讨人生。

3

我想大家都玩儿得很高兴。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做的事都差不多。我习惯于早起，八点就吃早餐，但是其他人随时有可能穿着睡衣或者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最终，大家聚齐之后，一起开车去自由城（Villefranche）^①，那里停着我们的游船。乘坐游船，我们来到费拉海角另一侧的一个小海湾，在那里我们戏水、晒太阳，直到变成饿狼。我们随身带有食物，但是有一名意大利水手名叫品诺（Pino），他做的通心粉好吃得不得了。我们喝一种低度红葡萄酒，这种酒名叫玫瑰红，是我从山那边搞来的。然后我们四处闲逛，或者小憩一下，随后再次洗澡，喝下午茶，接着开车回家去打网球。我们在山坡上的橘树林中享用晚餐。圆月升起，照着波光粼粼的水面，那白色的月光就像铺开了一条高速公路，景色如此优美，让人情迷心醉。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偶尔也会有片刻的寂静，这

^① 自由城（Villefranche），法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前缀。根据作者的活动区域，我们推测作者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滨海自由城（Villefranche-sur-Mer）。

时就可以听到远处花园里的睡莲池中有成百只青蛙在大声聒噪。晚餐后，丽莎（Liza）和文森特（Vincent）会开着我的车去蒙特卡洛跳舞。

当然，我们也常常谈论到底会不会打仗，不过，不管怎么说，战争还是显得很遥远。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从巴黎来住过几天，他和德国人有贸易往来，并且与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①关系密切。他跟我说，德国商人都强烈支持和平，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打击。1938年9月的那次事件很吓人，法国开始集结军队，幸好战争没有打起来。1939年3月，危机再次爆发，法国再次集结军队，幸好战争再次得以避免。他跟我们保证，这次还会如此。我们巴不得相信他，不过他随后又说，这次有个区别：希特勒不想要战争；如果在慕尼黑我们能够强硬一点儿，他就有可能退缩；而如果当他进军布拉格（Prague）^②的时候英法两国政府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就有可能撤军。他已经吓唬我们两次了，现在该我们吓吓他了。如果他看到我们意志如此坚强，他很有可能会让步，就像他曾经做出的让步一样。为了表示自己的信心，这位朋友告诉我们，他刚刚购买了一大笔波兰石油公司的股票。

他走之后，另外一位客人很快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们每天还是

① 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码头，法国外交部大楼就位于它的对面。这里用奥赛码头来代指外交部。

② 布拉格（Prague），捷克首都，也是捷克最大的城市。